

冷戰後俄印關係的演變與侷限

劉蕭翔

（國防安全研究院非傳統安全與軍事任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

冷戰後俄中關係的提升，讓印度在俄羅斯外交裡逐漸失去過往箝制中國的戰略意義。儘管如此，俄印關係卻仍在轉變提升中。俄印兩國各有所圖，也需要彼此。但印度不願過度依賴俄羅斯而力行多元化政策，俄羅斯也難以施壓印度，僅能被動因應，並不斷提供誘因以維繫雙邊關係。冷戰後的俄印關係因而形成一種動態的平衡。俄印關係未來的演變端視俄羅斯實力的變化而定，俄羅斯若能從目前的區域大國身分脫困，俄印關係自會對應提升。

關鍵詞：俄印關係、軍事合作、能源合作、反恐合作、多極世界

壹、前言

由於俄羅斯獨立之初外交路線的西傾與俄中關係的正常化，讓印度逐漸失去昔日冷戰時箝制中國的戰略地位，復以俄羅斯的實力已難與蘇聯時期相比，印度遂逐漸調整其外交取向，俄印關係因而一度陷入停滯。1990年代中期後，大國意識與多極世界理念取代此前的西傾路線，成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礎石。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於世紀之交就任總統後，俄羅斯外交更增添新的務實哲學，此即外交係為國內經濟發展服務，¹而不從事無益實質國力提升之事。俄印關係未幾由停滯而轉為活躍，顯然與俄羅斯外交理念的轉折有關。可見冷戰後俄印關係的變化，與俄羅斯的態度轉變有極大的關聯。為此，本文擬探討俄羅斯於其間的考量，從而瞭解俄印關係的演變與侷限。

貳、從停滯到活絡的俄印關係

在急於融入歐洲共同家園（Common European Home）的氛圍下，俄羅斯獨立之初並不重視西方以外的國家，即便是昔日的盟友—印度亦然。印度不僅在俄羅斯的外交排序下降，也未能在喀什米爾（Kashmir）問題上獲得俄羅斯一如以往的支持，雙方關係明顯陷入停滯。1993年1月，俄羅斯與印度簽署「俄印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取代1971年的「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Peace,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兩國的債務問題不僅得以協議，喀什米爾問題也重獲俄羅斯的支持，但新條約卻無類似過往的共同安全條款，此意味俄印關係已無昔日的軍事同盟性質。隨著俄羅斯與西方矛盾的逐漸浮現，俄羅斯也開始思索向他處尋求奧援的可能，俄印關係因而又出現回暖跡象。但俄羅斯對印度態度的真正轉變，則在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於1996年初取代大西洋學派（Atlanticism）代表人物—安德列·科濟列夫（Andrei Kozyev）出任外長之後。

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角度觀之，1996年的外長易人標誌著俄

¹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енко, “Мир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годня: новое и хорошо забытое стар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9 (2013), с. 10.

羅斯在自我國家定位與對外部世界認知共識的建立。普里馬科夫曾指出，作為大國的俄羅斯在形成中的多極世界體系應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應發揮相應的作用。² 多極理念此後又於 2000 年「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概念」（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被進一步鞏固，³ 大國意識更在普京就任總統後的第一份外交戰略文件— 2000 年「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裡具體化，宣示在國際社會取得穩固、有影響力且符合大國身分的地位是俄羅斯外交的優先之一。⁴ 此後的對外政策概念雖然不再提及「大國」一詞，卻仍堅持多極理念，然而多極實即大國間的均勢與協調。

彼時普里馬科夫所言的多極體系或許是客觀現實，但自許為大國的俄羅斯，必然得有更多相應的積極作為。反映於俄印關係則是印度在普里馬科夫外交排序的躍升，而僅次於美國、歐洲和中國。普里馬科夫上任不久後亦隨即出訪印度，而此前 5 年從未有俄國外長到訪。鑒於俄印兩國彼此的傳統友好與合作關係，雙方亦無領土糾葛或重大歧異，復以印度素來以大國自居，亦盼望獲得他人的認同，故與俄羅斯可謂不謀而合，印度自然成為俄羅斯重返大國地位戰略與多極世界秩序的重要支點。

1998 年 5 月印度核試爆成功後，印度頓時陷入外交孤立。俄羅斯起初雖然表示震驚與遺憾，卻反對西方國家制裁印度，並主張以外交手段代之。未幾俄羅斯便接受印度晉身核武國家的事實，同年 12 月更與印度簽署多項合作協議，攬絡之意表露無遺。期間，普里馬科夫更公開倡議建立俄羅斯—印度—中國戰略三角。對於普里馬科夫的提議，當時不僅印度不置可否，中國也是謹慎以對。1999 年 3 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轟炸科索沃（Kosovo）後，情況卻有所轉變。時任印度總理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呼籲重新討論該提議，中國媒體也提出類似建議。之後，俄羅斯不僅在 2000 年與印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繼而又於 2001 年建立俄中戰略夥伴關係。2002 年起，俄印中三國外交部長開始會面，2003 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後，俄

²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кануне XXI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0 (1996), с. 3-13.

³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http://nvo.ng.ru/concepts/2000-01-14/6_concept.html> (14 января, 2000).

⁴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ng.ru/world/2000-07-11/1_concept.html> (11 июля, 2000).

印中三邊關係更取得新進展，並逐漸形成對話機制。⁵就某種程度而言，俄印中三邊的匯合可謂由美國的單邊主義促成，但三國在反霸與主張多極化之際，也同樣重視與美國的關係，況且中印兩國又長期處於競爭狀態。在三邊不平衡又有外在矛盾下，俄印中戰略三角自始即註定難有突破。

2000年10月的「俄印戰略夥伴關係宣言」（Declaration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則開啟了21世紀俄印關係的新局面。兩國後續的合作亦以此為基準，而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兩國最高領導人的年度定期會晤。⁶是項機制的確立，以及各類政府間委員會和其他相關論壇會議的設立，不但奠定俄印兩國的合作基礎，也有助於兩國推動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兩國最高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發展亦有期待，2009年印度前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訪俄時，即稱兩國關係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10年時任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訪印時，甚至提出「特別和特殊戰略夥伴關係」（Special and Privileged Strategic Partnership），欲凸顯俄印戰略夥伴關係有別於他人之意甚明。

參、俄印合作

倘若俄羅斯對印度的再重視，始於普里馬科夫對大國意識的強調與多極理念的倡議，俄羅斯對雙邊經濟因素的特別強調則起於普京時代，此前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卻鮮少與經濟因素調和。在俄羅斯與印度的交流合作裡，又以軍售及能源項目最為重要，迄今也取得豐碩的成果。然而在面臨西方國家的強力競爭，復以印度本身也有意拓展合作對象，而不願只依賴俄羅斯的情況下，俄羅斯原有的優勢也正逐漸流失中。儘管如此，印度亟欲與中國競爭的企圖，卻又為俄羅斯帶來一線曙光。

一、軍事合作

冷戰後，印度為因應南亞與印度洋的急遽變化而加速強化軍備，俄羅斯在

⁵ Сергей Лунев, “Потенциал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формате БРИКС и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фактор,”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ом 5, No. 1 (2014), с. 69.

⁶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ндией,”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mid.ru/ru/maps/in/-/asset_publisher/EpJ5G4lcymvb/content/id/598800> (4 октября, 2013).

雙方此前的軍事合作基礎上，除趁勢滿足印度的需求外，亦為自己的軍工企業開拓財源，而陸續為印度改良米格21戰機（MiG-21）、米格29戰機（MiG-29）、T-72主戰坦克（T-72）與其他武器裝備。1998年，俄印除簽署贈送印度「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號」（Admiral Gorshkov）航空母艦備忘錄外，還合資成立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BrahMos Aerospace），致力開發新武器，此即後來成為俄印軍事合作指標的布拉莫斯（BrahMos）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

2000年以來，俄印兩國國防部長主持的「印度—俄羅斯政府間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India-Russia Inter 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IRIGC-MTC）每年召開會議，推動雙邊軍事合作。合作機制級別之高除反映俄印軍事合作的密切，亦凸顯俄羅斯對印度的重要性。2006年，印度超越中國成為俄羅斯軍售的最大買家。目前，俄印兩國已決定共同生產軍事設備，印度莫迪（Modi）政府更開放私人與外資入股軍備製造部門，而且最多可持股49%，並鼓勵在印度當地設廠生產。⁷這樣的政策自是為俄印後續的合作生產軍備鋪路。

就俄羅斯的對外軍售模式而言，可分為聯合研發、大規模供應與小額訂單三種。其中，以技術轉移並可進行若干軍備的聯合研發最為重要，也深具政治意涵。現階段與俄羅斯進行聯合研發者有印度、中國、巴西及南韓等國，但僅有印度與俄羅斯進行全面合作。如為印度量身打造的蘇霍伊30MKI戰機（Su-30MKI），即分別於2000年、2007年與2012年授權印度製造140架、40架與42架。另一合作項目則為T-90主戰坦克（T-90），俄印兩國於2001年至2007年間簽署總價約60億美元而為數近2,000輛的合約。其中，超過1,700輛坦克必須在印度組裝。⁸印度在俄國對外軍售的地位與分量即可見一斑。

儘管俄印軍事合作跨入新階段，雙方合作卻因外來競爭與大國政治因素而屢有起伏。隨著印度經濟的快速成長，其必然希望購買更先進的武器裝備，然而俄羅斯在尖端武器領域與他國卻仍有一段差距，因此印度的軍購也不時轉向歐洲與美國。如2013年6月，印度即決定取消採購俄羅斯伊爾-76運輸機

⁷ Nilova Roy Chaudhury, "India-Russia move towards co-production of defence equipment," *Russia & India Report*, <http://in.rbth.com/economics/2015/06/02/india-russia_move_towards_co-production_of_defence_equipment_43451> (June 2, 2015).

⁸ Илья Крамник,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и влия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http://russiancouncil.ru/analytiks-and-comments/analytiks/eksport-rossiyskogo-vooruzheniya-strategii-vliyaniya/?sphrase_id=233721> (5 марта, 2014).

（Il-76），並改向美國購買 C-17 全球霸王 III 運輸機（C-17 Globemaster III），因此印度空軍既有的伊爾 -76 運輸機在未來被逐漸汰換已成定局。類似的案例並不只一樁，事實上俄羅斯近年在印度軍火市場曾一度重挫，如米格 35 戰機（MiG-35）即在競標中敗給法國達梭疾風戰機（Rafle）；米 -28 夜間攻擊直升機（Mi-28N）及米 -26T2 重型直昇機（M-26T2）也不敵美國的 AH-64D 阿帕契攻擊直升機（AH-64D Apache）與 CH-47 契努克運輸直升機（CH-47 Chinook）；伊爾 -78 MKI-90 空中加油機（Il-78 MKI-90）同樣競爭不過歐洲的空中巴士 A330 MRTT 加油機（Airbus A330 MRTT）。印度軍購何以轉向眾說紛紜，有人即以為印度轉購 C-17 運輸機之舉，實出於俄中兩國早於 2005 年簽署 40 架伊爾 -76 運輸機合同之故。然而，印度軍方對於技術門檻與轉移的要求越來越高則是不爭的事實，俄羅斯也發現印度的要求越來越難滿足。俄印軍事合作雖有布拉莫斯（BrahMos）反艦飛彈的成功典範，但印度內部仍不乏反對異音，俄羅斯在軍售進度的延誤與漲價則正落人口實。⁹ 例如前述由俄羅斯贈與印度，僅由印度負擔改裝費用的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號（現名維克拉瑪蒂亞號（INS Vikramaditya）），期間追加的天文數字費用與不盡人意的改裝品質，對印度無異是場大災難。故印度推動多元化軍購自也不令人意外，此舉固然符合務實原則，但對俄羅斯而言卻又是件不幸的消息。

如此一來，就不難理解俄羅斯為何不斷提升雙方的軍事合作，從單純的買賣關係到共同研發，乃至於共同生產，不外為了因應印度多元化軍購帶來的壓力，況且作為俄國最大軍火市場的印度，亦為俄羅斯軍工企業發展的重要支柱。2016 年 10 月金磚國家（BRICS）果阿高峰會期間，俄羅斯即與印度簽署一系列的軍事合作協議，包括價值 60 億美元的 S-400「凱旋」防空導彈系統和 6,000 枚配套導彈、合建 4 艘格里戈洛維奇海軍上將級護衛艦（Admiral Grigorovich-class frigate，亦稱 11356 型護衛艦），以及聯合生產 200 架卡 226T（Ka-226 T）輕型多用途直昇機。其中兩艘護衛艦由俄國造船廠承造，另兩艘由俄國協助在印度生產；直昇機則由俄羅斯先提供 60 架成品，其餘的 140 架再由俄印合資企業於印度生產。莫迪政府也利用這個機會為國內私營部門打開與外商合作

⁹ Dmitry Litovkin, "Russia tries to stave off US in Indian defence market," *Russia & India Report*, <http://in.rbth.com/economics/2013/07/03/russia_tries_to_stave_off_us_in_indian_defence_market_26713> (July 13, 2013); Екатерина Ткаченко, "Ил-76 не нужен Индии-Россия теряет лидерство на индийском рынк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авиации," *gazeta.ru*, <<https://www.gazeta.ru/business/2013/06/13/5378497.shtml>> (13 июня, 2013).

生產軍事裝備的大門，而此前僅限於由公部門承攬。印度大型企業，如馬恆達集團（Mahindra Group）、塔塔（Tata）、安巴尼（Anil Ambani）旗下的信實（Reliance）、卡雅尼（Kalyani）及拿丁（Larsen & Toubro, L&T）皆已獲得與外商合作生產上述直昇機的許可。¹⁰

印度中短期間在軍事上仍將持續依賴俄羅斯，但印度多元化軍購策略卻已讓俄印關係逐漸易位。就 2008 年至 2017 年，印度這十年間的軍火進口而言，俄羅斯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雖仍是印度最大的軍火供應者，占印度進口的 62%，美國則居次僅占 15%。但印度在 2013 年至 2017 年間，自美國的進口卻較前五年（2008 年至 2012 年）成長了 5.57 倍。¹¹ 此驚人的成長幅度對俄羅斯已是一大警訊。俄羅斯亦非省油的燈，除於 2014 年取消對印度宿敵—巴基斯坦的武器禁運，又不顧印度的反對與巴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在某種程度上，亦可視為俄羅斯表達對印美軍售迅速升溫的不滿。

如何鞏固印度的軍火市場，未來對俄羅斯將是極大的挑戰，況且美國也有意破壞俄印軍事合作。再者，倘若俄印軍售份額漸為西方國家瓜分，過去俄羅斯藉由俄印軍售質勝俄中軍售一籌，從而箝制中國之說似也逐漸失去意義。此對俄羅斯亦不啻為警訊，也代表其於俄印中三角裡的優勢正動搖中。然而，印度也不可能離棄俄羅斯這個軍事夥伴，正因為有俄國軍售的供應，以及俄印因陀羅（Indra）系列的軍事演習，印度方能與西方國家討價還價。此亦為何美國在 2018 年即便威脅採取《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 CAATSA），¹² 或延遲美印首次防長和外長「2+2」會談，逼迫印度取消購買俄國 S-400「凱旋」防空導彈系統，印度卻仍不為所動之故。

¹⁰ Amy Kazmin, "India approves \$6bn military spend as Asian arms race escalates,"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ff0f90c2-a900-11e8-94bd-cba20d67390c>> (August 26, 2018).

¹¹ "India is world's largest weapons importer: SIPRI report," *Indian Express*,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2018/mar/13/india-is-worlds-largest-weapons-importer-sipri-report-1786293.html>> (March 13, 2018); Aude Fleurant, Pieter D. Wezeman, Siemon T. Wezeman, Nan Tian, & Alexandra Kuimova,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7 (Sweden, Stockholm: SIPRI, 2018), p. 6.

¹² "India to Respond to US Refusal for Sanctions Waiver over S-400 – Strategist," *Sputnik*, <<https://sputniknews.com/analysis/201808301067600933-us-sanctions-india-russia-defense-deal/>> (August 30, 2018).

二、能源合作

能源亦為俄印合作的重要領域之一，但俄羅斯也面臨美國的強力競爭。美國即曾不顧國際社會對核不擴散問題的關切，而在 2005 年和印度達成民用核能協議，更遊說其他國家取消對印度的核出口管制。2006 年 12 月，美國國會又通過《海德法案》（Hyde Act），使美國與印度在民用核能合作上跨出第一步。警覺到美國動作頻仍，俄羅斯也積極應對。俄羅斯為此於 2007 年與印度簽署首項正式核能協議，為印度蓋 4 座新的核能反應爐。翌年在印度與美國簽署民用核能協議後，俄羅斯又與印度簽署為印度庫丹庫拉姆（Kudankulam）核電廠建設 4 台機組，以及在印度其他地區建造核電廠的協議。目前俄羅斯已計劃將庫丹庫拉姆核電廠機組從 4 座擴建至 6 座，1 號和 2 號機組現已運行，3 號和 4 號機組則正建設中。因此，印度與他國的核能合作也同樣對俄羅斯造成壓力，促使俄印合作不得不進一步提升。在俄美競相攏絡下，印度則成為最大的受惠者。

俄羅斯向印度出口油氣，對兩國亦是互利互惠之事。俄羅斯可藉機降低對歐洲市場的倚賴，油氣資源短缺的印度亦可補其不足。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於 2012 年與印度國營天然氣管理局有限公司（GAIL）簽署，預定每年對印度提供 250 萬噸液化天然氣的 20 年期採購合同，已於 2018 年開始履行。2014 年 12 月普京訪問印度後，一度傳出印度決定參與俄羅斯北極的亞馬爾液化天然氣計畫（Yamal LNG Project），儘管印度最後並未參與，但俄羅斯亦於 2018 年開始對印度輸送亞馬爾計畫生產的液化天然氣。中國、日本、印度、南韓和新加坡五國，亦早已在 2013 年 5 月獲得北極理事會（Arctic Council）觀察員資格。這些國家對北極感興趣的動機各有不同，但印度卻是最令人意外，而且地緣政治考量顯然凌駕於經濟因素者。

印度正與中國在世界各地競逐能源，並視在北極的參與為阻礙中國的手段。如此一來，即能解釋何以印度接受北極理事會觀察員的資格、印度財團考慮認購亞馬爾液化天然氣計畫股份，以及印度為何計劃打造 1.66 億美元的破冰船。不容否認印度迫切需要能源供應的多樣化，但印度對前進北極一事卻無明確的計畫，印度國內就此也議論紛錯。¹³ 此前對於是否由修建中的俄中天然氣管線，再修築支線借道中國輸往印度，抑或沿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阿富汗

¹³ Игорь Макаров,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Евгений Канаев,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и Владимир Рыжков,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2, ил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рывок к Азии* (Москва: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2014), с. 62.

(Afghanistan) — 巴基斯坦 (Pakistan) — 印度另外修建管線，俄羅斯都認為在經濟效益上不如液化天然氣。就客觀條件而言，前者工程浩大、造價昂貴，後者又途經動盪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確實都有風險存在。俄羅斯目前正亟欲強化其液化天然氣產能，以擺脫管線運輸的束縛，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俄羅斯一度希望印度參與亞馬爾計畫。俄羅斯在俄印軍事與核能合作上，都面臨美國及西方國家的挑戰，但印度與中國的競爭卻又為俄羅斯帶來平衡兩者關係的機遇，其間也不難看出俄羅斯藉機提升自身實質國力的意圖。

三、反恐合作

從非洲西北延至亞洲東南的「穆斯林弧線」，此間激進伊斯蘭主義勢力與極端主義的滋長，拉近俄羅斯與印度乃至於中國在中亞的距離。俄羅斯境內的高加索和伏爾加—烏拉爾地區一帶有大量的穆斯林，印度本身的穆斯林人口也有 1 億 5,000 萬人，中國新疆亦為穆斯林主要聚居地。中國極為擔憂其境內疆獨勢力與中亞一帶的恐怖主義 (Terrorism) 匯合，此可能催化面積達其大半疆域的少數民族地區分離主義 (Separatism)。印度同樣也不願遭到宗教極端主義波及。此即印度與中國何以堅決支持俄羅斯在車臣 (Chechnya) 問題的立場，甚至給予第二次車臣戰爭積極評價之故。¹⁴ 來自阿富汗的跨國毒品走私與激進伊斯蘭主義勢力則已對俄羅斯構成重大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地緣政治挑戰。俄羅斯的立場基本上與各大國無異，也希望阿富汗局勢維持穩定。就俄羅斯與印度而言，它們在中亞的利益至少有三點是吻合的：

- (一) 維護政治穩定，不希望政局動盪導致極端伊斯蘭運動取得政權。
- (二) 保護非宗教政權。
- (三) 加速當地國家經濟發展，唯有如此政治方能穩定。

俄羅斯向來視中亞與高加索一帶為其勢力範圍，也對當地仍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這樣的影響已非壟斷性質，此間美國的政治影響，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EU) 和中國的經濟影響已然增強。與當地有文化和民族聯繫的印度、伊朗、土耳其也有一定的威信。¹⁵

¹⁴ Сергей Лунев, “Потенциал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формате БРИКС и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фактор,” *op. cit.*, с. 70.

¹⁵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Афганистан в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7 (2011), с. 54.

俄羅斯一直不斷努力透過雙邊與多邊途徑，遏制此間的毒品走私與恐怖主義勢力。鑒於「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在中亞地區與反恐的重要性，印度若能參與其間，在反恐作為與上合組織內部的平衡上皆有助於俄羅斯。俄羅斯向來認為上合組織應成為更具包容性與開放性的國際組織，因此支持擴充成員。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AS）前資深研究員亞歷山大·克尼亞澤夫（Alexander Knyazev）的看法有相當的代表性。其以為上合組織可在阿富汗、南亞與南高加索等更廣泛的地區範圍，承擔起穩定與安全的責任，並吸引該地區其他國家參與區域安全與經濟合作，然而上合組織目前的地理配置卻不夠完整。¹⁶ 共同推動上合組織的俄羅斯與中國，兩者在組織發展理念的歧異顯為主因。眾所周知，俄羅斯傾向強化安全機制，中國卻側重經濟發展，故時而掣肘彼此，在印度的人會問題上亦然。俄羅斯支持印度加入上合組織，中國則支持其盟友巴基斯坦。¹⁷ 幾經折衝，上合組織最後於2015年9月同時接受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申請入會，此顯然為俄中兩國妥協的結果。

至於未來在上合組織內部是否會發生俄印對抗中巴的局面，以當前的俄中關係而言，這樣的可能性並不高。再者，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亦有助於俄羅斯的反恐與禁毒。

肆、侷限所在

一、印度對俄羅斯的助益？

普京曾謂俄羅斯與印度有傳統的友好關係，兩國也願意讓彼此的關係成為特殊戰略夥伴關係。鞏固兩國的友好關係不僅有利於彼此，也有利於正形成中的多極世界體系。¹⁸ 普京所言實已道破今日俄印關係的本質。

綜觀冷戰後俄羅斯外交的演變，我們能發現俄羅斯的對外交往在相當程度

¹⁶ Александр Князев, “ШОС в поисках своего лица,” *Фонд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http://www.fondsk.ru/news/2012/03/12/shos-v-poiskah-svoego-lica-13273.html>> (12 марта, 2012).

¹⁷ Игорь Являнский, “Афганская тема станет ключевой при обсуждении вопросо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кулуарах пекинского саммита. Профессор-востоковед 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 — о том, какие шансы у Индии, Пакистана и Ирана стать постоянными членами ШОС,” *Известия*, <<http://izvestia.ru/news/523725>> (4 мая, 2012).

¹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с. 1.

上其實是圍繞著西方，尤其是美國而展開。雙方關係的起伏常始於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漠視，乃至於「侵犯」俄羅斯自認的勢力範圍—前蘇聯地區。俄羅斯為此殫精竭慮地窮盡一切手段以因應挑戰，此即俄印關係何以又活絡之故。得益此前國際能源價格的飆漲，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因而得以回升，但俄羅斯經濟的沉疴—過於依賴油氣出口不僅未見改善，本身所須因應的地緣政治挑戰更是有增無減，如在西方面臨著北約與歐盟的東擴，在南方面臨著毒品走私與恐怖主義的非傳統安全新威脅，在東方亟待開發的俄屬遠東經濟也仍未見起色。然而，印度在地緣政治上對俄羅斯的意義可能僅及於南方。除了軍事與能源合作外，參與俄屬遠東的開發或許是印度對俄羅斯另一項可能的助益。

印方亦自承俄印關係基本上大致都好，卻無可將雙方合作向前推進的新戰略項目，故曾傳出這樣的奇特建議：讓 50 萬旁遮普人（Punjabis）前往西伯利亞和俄屬遠東開發俄國農業。¹⁹ 從炎熱的印度引進勞工至寒冷的西伯利亞和俄屬遠東之舉乍看雖然奇特，實際上卻可能是可行的選項，而目前確實已有印度人受雇於歐俄數個地區的農業部門。再者，既然已有印度農工前往加拿大，氣候相當的西伯利亞與俄屬遠東顯然也沒有讓他們卻步的理由。²⁰ 儘管如此，俄羅斯引進印度勞工的可行性仍待日後驗證。然而，對於俄羅斯亟待因應的挑戰，印度的助益顯然有限，而就普京所言的多極世界，印度是否又符合俄羅斯的期待？

二、印度於「多極世界」的表現

為因應自己的多極世界倡議，俄羅斯也構築起「網狀外交」（Network Diplomacy），此即靈活地參與多邊組織，以應付具有跨國性質的現代化挑戰。除參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及此前的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Eight），俄羅斯自己也發起多邊組織並居中主導，包括印度在內的金磚國家也在其間。對俄羅斯而言，金磚國家既非「南南合作」，亦非南北間的橋樑，而是獨立、不為意識形態與經濟地位束縛的新型態國際組織，而俄羅斯更得以藉此建立以大國協調為基礎的世界和平秩序。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RAS）所長謝爾蓋·盧賈寧（Sergei Luzyanin）與米哈伊爾·馬莫諾夫（Mikhail Mamonov）即曾指出，俄羅斯有很

¹⁹ “2010 год. Россия смотрит на Восто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 (2011), с. 63.

²⁰ Игорь Макаров,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Евгений Канаев,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и Владимир Рыжков, *op. cit.*, с. 66.

大的機會能參與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在地區層面可通過俄印中機制與上合機制，在全球層面則能依托金磚國家。²¹

儘管金磚國家之間在文化、政治、經濟、外交上有諸多差異，彼此卻不約而同地希望成為大國，所以俄羅斯正可透過這樣的機制平臺居間糾集。雖然印度在其間的態度搖擺又與中國存在矛盾，但也正由於印中的矛盾及俄印的傳統友好，俄羅斯才得以在金磚國家內保持有利於己的平衡。其因在於中國在金磚國家裡正逐漸成為要角，盧賈寧亦曾警告要避免金磚國家成為「中國計畫」（Chinese Project）。²² 俄羅斯號召成立金磚國家的目的畢竟不是為他人作嫁，所以即便印度對組織的助益仍待觀察，但印度的存在對俄羅斯即是正面助益。事實上，金磚國家的前身正是由俄印中機制蛻變而來，但褪去普里馬科夫版本的針對性後，金磚國家反倒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雖然印度與中國的對抗，能讓俄羅斯成為俄印中三角裡的樞紐，而間接有助於俄羅斯大國地位的維持及多極世界的建立。但就作為多極世界的一極而言，印度卻未毫無保留地支持俄羅斯。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主席，前外長伊格·伊凡諾夫（Igor Ivanov）即曾感慨，莫斯科在2008年高加索危機時面臨外交孤立的困境，俄羅斯承認南奧塞提亞（South Ossetia）與阿布哈茲（Abkhazia）獨立的南高加索政策，並未獲得任何有分量國家的支持。俄羅斯在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上合組織，甚至於金磚國家的夥伴也未予以支持。²³

儘管俄羅斯在俄印中三角關係裡處於優勢，但美國因素的介入卻讓情況起了變化。一如俄羅斯冷戰後外交路線由西傾到東西平衡的調整，印度也同樣順應情勢調整其外交重點。蘇聯的解體讓印度頓失倚靠，為了因應中國崛起與對抗巴基斯坦，印度也開始向美國靠攏。印度固然是俄羅斯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柱，但毗鄰的中國對俄羅斯的重要性，則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俄羅斯在俄美中三角裡更需要藉中國以制衡美國。然而，俄中關係增強的對立面，即是俄印

²¹ 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 и Михаил Мамонов, “Китай в глобаль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змерениях. Ресурсы и маршруты «возвышения»,”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ыпуск XVI, отв. Редактор-со-ставитель Е. И. Сафронова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11), с. 24.

²² *Ibid.*, с. 24.

²³ Игорь Иванов, “‘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тактический шаг ил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9 (2012), с. 25.

關係的損害，更讓美國得以趁虛而入。印美兩國因共同敵人—中國而匯合，但印度也不甘淪為美國的附庸，此由印度對美國印太戰略的多有保留即能得知，而此又有利於俄羅斯。

三、反轉的俄印關係

冷戰後俄印關係之所以從停滯到活絡，在相當程度上是俄羅斯為平衡俄美地位的不對等，而彌補此前對印度的忽視，同時也是避免印度進一步向美國靠攏。俄羅斯與印度兩國對世界新秩序的認知，以及對大國身分的追求，促成彼此的匯合。印度向來希望成為有聲有色的大國，俄羅斯則不甘喪失蘇聯時期的大國地位。基本上，俄羅斯與印度都各有所圖，俄羅斯需要印度的支持以支撐其大國地位，印度則需要俄羅斯的力量以提升其地位和實力。然而，印度不願一面倒地依賴俄羅斯而力行多元化政策，但俄羅斯又無法施壓改變印度的意向，故僅能被動因應，不斷提供誘因以維繫雙邊關係。冷戰後的俄印關係因而形成一種動態的平衡。²⁴

伍、結論

就俄羅斯自許為大國的戰略層次而言，印度無疑是俄羅斯所倡議多極世界的一極，也是俄羅斯推動「網狀外交」的重要環節。然而，就俄羅斯作為區域大國的政治現實而言，印度在地緣政治上對俄羅斯的意義卻逐漸降低。主因在於俄羅斯在其西方、南方與東方皆有其必須因應的迫切挑戰。處於俄羅斯南方外圍的印度，在冷戰後已失去過往遠交近攻，箝制中國的重要意義。復以俄羅斯在印度軍火市場也面臨西方國家的強力競爭，過去俄印軍售質勝俄中軍售一籌，從而間接箝制中國的可能似也不再。印度之於今日的俄羅斯外交，其地位與重要性固然不及冷戰時期，卻仍在轉變提升中。

囿於俄羅斯全球戰略的退卻與己身實力所限，印度短期內對俄羅斯可能未如中國或歐盟那樣不可或缺，在地緣政治上對俄羅斯的意義與作用也可能僅及於中亞，但在俄羅斯多極世界的構想裡，印度仍是必須維繫的一極。長期來看，

²⁴ 劉蕭翔，「對外政策」，收於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主編，*當代俄羅斯*（臺北：五南，2016年），頁144。

俄印關係的演變端視俄羅斯實力的變化而定，俄羅斯若能從目前的區域大國身分脫困，俄印關係自會對應提升。

（收稿：107年10月2日，修正：107年12月07日，接受：107年12月13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劉蕭翔，「對外政策」，收於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主編，*當代俄羅斯*（臺北：五南，2016年），頁123-156。

英文部分

“India is world’s largest weapons importer: SIPRI report,” *Indian Express*,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2018/mar/13/india-is-worlds-largest-weapons-importer-sipri-report-1786293.html>> (March 13, 2018).

“India to Respond to US Refusal for Sanctions Waiver Over S-400 – *Strategist*,” *Sputnik*, <<https://sputniknews.com/analysis/201808301067600933-us-sanctions-india-russia-defense-deal/>> (August 30, 2018).

Chaudhury, Nilova Roy, “India-Russia move towards co-production of defence equipment,” *Russia & India Report*, <http://in.rbth.com/economics/2015/06/02/india-russia_move_towards_co-production_of_defence_equipment_43451> (June 2, 2015).

Fleurant, Aude, Pieter D. Wezeman, Siemon T. Wezeman, Nan Tian, & Alexandra Kuimova,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7* (Sweden, Stockholm: SIPRI, 2018).

Kazmin, Amy, “India approves \$6bn military spend as Asian arms race escalates,”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ff0f90c2-a900-11e8-94bd-cba20d67390c>> (August 26, 2018)

Litovkin, Dmitry, “Russia tries to stave off US in Indian defence market,” *Russia & India Report*, <http://in.rbth.com/economics/2013/07/03/russia_tries_to_stave_off_us_in_indian_defence_market_26713> (July 13, 2013).

俄文部分

“2010 год. Россия смотрит на Восто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 (2011), с. 62-86.

-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ндией,”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mid.ru/ru/maps/in/-/asset_publisher/EpJ5G4lcymvb/content/id/598800> (4 октября, 2013).
- Иванов, Игорь, “‘Перезагрузк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тактический шаг ил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выбо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9 (2012), с. 22-33.
- Князев, Александр, “ШОС в поисках своего лица,” *Фонд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http://www.fondsk.ru/news/2012/03/12/shos-v-poiskah-svoego-lica-13273.html>> (12 марта, 2012).
-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ng.ru/world/2000-07-11/1_concept.html> (11 июля, 2000).
-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http://nvo.ng.ru/concepts/2000-01-14/6_concept.html> (14 января, 2000).
- Крамник, Илья,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и влия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http://russiancouncil.ru/analytcs-and-comments/analytcs/eksport-rossiyskogo-vooruzheniya-strategii-vliyaniya/?sphrase_id=233721> (5 марта, 2014).
- Лузянин, Сергей и Михаил Мамонов, “Китай в глобаль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змерениях. Ресурсы и маршруты «возвышения»,”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ыпуск XVI*, отв. Редактор-со-ставитель Е. И. Сафронова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11), с. 5-34.
- Лу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Афганистан в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7 (2011), с. 51-59.
- Лунев, Сергей, “Потенциал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формате БРИКС и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й фактор,”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ом 5, No. 1 (2014), с. 65-76.
- Макаров, Игорь, Олег Барабанов,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Евгений Канаев, Виктор Ларин, и Владимир Рыжков, *К Великому океану-2, ил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рынок к Азии* (Москва: Валда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2014).
- Примаков, Евг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кануне XXI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0 (1996), с. 3-13.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с. 1.

Ткаченко, Екатерина, “Ил-76 не нужен Индии-Россия теряет лидерство на индийском рынк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авиации,” *gazeta.ru*, <<https://www.gazeta.ru/business/2013/06/13/5378497.shtml>> (13 июня, 2013).

Являнский, Игорь, “Афганская тема станет ключевой при обсуждении вопросо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кулуарах пекинского саммита. Профессор-востоковед 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 — о том, какие шансы у Индии, Пакистана и Ирана стать постоянными членами ШОС,” *Известия*, <<http://izvestia.ru/news/523725>> (4 мая, 2012).

Яковенко,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р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егодня: новое и хорошо забытое стар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9 (2013). с. 6-20.

The Evolution and Limitations of Russo-Indian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Liou, Shiau-shya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Mission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Russo-Chi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makes India gradually lose it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vertheless, Russo-Indian relations still develop positively. Russia and India have their own intentions but still need each other. However, India does not want to rely too much on Russia and implement its diversification policy. It is also difficult for Russia to pressure India. Russia only can passively react and continuously provide India incentives to maintain their relations. Russo-Indian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thus form a dynamic balance.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Russo-Indian relations depends on the change in Russia's power. If Russia can get out of the current regional power predicament, Russo-Indian relations will change accordingly.

Key words: Russo-Indian Relations, Military Cooperation, Energy Cooperation,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Multipolar World